

奇情悬疑推理

三毛 主编

古屋疑云

张国楨 译 华文出版社



（英）阿嘉莎·克
莉斯蒂

小说精粹

三毛 主编

古屋疑云

(英) 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张 国 祯 译

华 文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064 号

责任编辑：刘万朗 徐顺生

封面设计：冯光美

版式设计：晨 风

古屋疑云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6.75 字数：172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5075-0208-2/I·49 定价：4.40元

出版缘起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的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地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给读者。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这里，她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着

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出版界的一大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着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 皇家饭店

我想，英格兰南部没有一个海滨城镇像圣卢一样迷人。“海滨浴场之后”这个称号取得好，令人不由得想起里耶维拉。在我想来，康华尔郡的海岸一点一滴都象法国南海岸一样教人着迷。

我如此对我的朋友赫邱里·白罗说起。

“昨天餐桌上的菜单是这么说的，朋友。你的说法并非创见。”

“可是你不同意？”

他自顾微笑，并没有马上回答我的问话。我再问一遍。

“非常抱歉，海斯亨。我的心思正在游荡，游荡到你刚刚提起的那个世界去。”

“法国南方？”

“是的。我正在想去年冬天我在那里的时候，以及当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记得。蓝色列车上发生了谋杀案，一个谜团——一个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谜团——而白罗以他精锐正确的洞察力解开了。

“我多么希望我当时是跟你在一起。”我深深感到遗憾地说。

“我也是，”白罗说。“你的经验对我来说非常珍贵。”

我侧瞄了他一眼。由于长久的习惯，我不信任他的恭维，然而他显得十分认真。究竟，这有什么不可？我是对他所使

用的方法具有非常长久的经验。

“我当时特别感到怀念的是你鲜活的想象力，海斯亨，”他梦想般地继续说着。“人需要某些程度的消遣。我的侍仆，乔治，一个我有时候跟他讨论一下观点的可佩的人，他根本毫无想象力。”

在我看来，这句话似乎相当不相干。

“告诉我，白罗，”我说。“你从来就没被诱惑过重新开始你的活动吗？这种消极的生活——”

“非常适合我，朋友。坐在阳光下——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可爱的？在你声名如日中天之时引退——还有什么能比这样更崇高的？他们说我，‘那就是赫邱里·白罗——伟大——独一无二！以前从没有人像他一样，将来也永远不会有！’啊——我心满意足。我不再要求什么。我是谦虚的人。”

我自己可不会用“谦虚”的字眼。在我看来，我的这位矮小朋友的自负当然不会随着他的年龄增长而消退。他靠回椅背上，抚摸着胡须，几乎像一只心满意足的猫一样。

我们正坐在皇家饭店的一座庭院阳台上。这是一家圣卢最大的饭店，座落在俯视大海的突出高地上。饭店的几座花园展露在我们底下，点缀着不少的棕榈树。大海是可爱的深蓝色，天空一片晴朗，太阳像八月的太阳该有的样子一般热情地普照大地（不过在英格兰这种太阳并不常有）。蜜蜂生机勃勃地嗡嗡叫声，令人愉快的声响——总而言之，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样更理想的了。

我们昨天才抵达此地，这是我们打算停留一星期的第一个早晨。但愿这些气候情况能继续保持下去，那么我们就真的能享有一次十全十美的假期。

我拾起从我手中滑落的晨报，重新开始细读早晨的新闻。

政治情况看来似乎令人不满意，不过也没什么趣味，中国有了麻烦，有一篇长文报导镇上谣传的丑闻，不过大致上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刺激的新闻。

“奇怪的事，这种鸚鵡病，”我翻动报纸时说。

“非常奇怪。”

“在李滋又有两个死掉，我看到。”

“非常可惜。”

我翻过一页。

“仍然没有那个飞行的家伙，薛顿，他环球飞行的消息。非常有胆量，这些家伙。他那水陆两用飞机，信天翁号，一定是一大发明。要是他一命归西了那就太糟了。并不是说他们已经放弃了希望。他可能落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

“所罗门群岛上住的仍然是食人族，不是吗？”白罗神情愉快地问道。

“一定是个好人。那种事令人觉得毕竟身为一个英国人是件好事。”

“这抚慰了在温布敦的失败，”白罗说。

“我——我的意思并不是——”我开口正要说不下去。

我的朋友优雅地一挥手挥断了我道歉的企图。

“我，”他说道，“我并不像可怜的薛顿上尉那架飞机一样是水陆两栖的，不过我是个世界主义者。而对于英国人，如同你所知道的，我一向非常敬佩。比方说，他们看报纸的彻底方式。”

我的注意力散落在政治新闻上。

“内政部长好像相当难过日子，”我咯咯一笑说。

“可怜的人儿。他有他的麻烦。啊！不错。麻烦多得让他向最不可能的地方求助。”

我睁大眼睛凝视着他。

白罗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抽出他早晨的信件，整整齐齐地用一条橡皮筋绑着。他挑出一封信，丢过来给我。

“一定是昨天没送到我们手上来的，”他说。

我有点兴奋地读着那封信。

“可是，白罗，”我叫了起来。“这封信真是奉承到了极点！”

“你这样认为，我的朋友？”

“他对你的能力极尽夸赞之能事。”

“他是对的，”白罗适度地把眼睛避开说。

“他求你帮他调查这件事——作为一项私人的恩惠。”

“不错。没有必要对我重复这些。你知道，我亲爱的海斯亭，我自己已经看过信了。”

“真糟糕，”我叫道。“这将结束我们的假期。”

“不，不，不要紧张——没有这种问题。”

“可是内政部长说事情紧急。”

“他可能说的对——也可能不对。这些政客他们容易紧张。我自己就见过，在巴黎的下议院——”

“是的，是的，可是，白罗，我们当然应该安排一下吧？到伦敦的快车已经开走了——十二点出站。下一班——”

“静下来，海斯亭，静下来，我求你！老是紧张、烦躁。我们今天不上伦敦去——明天也不去。”

“可是这封召集函——”

“跟我无关。我不属于你们的警察单位，海斯亭。我被要求以私人调查员的身分承办这件案子。我拒绝了。”

“你拒绝？”

“当然。我非常婉转地回了信，表示我的歉意，说我完

全荒废了——要是你你会怎么做？我已经退休了——我已经结束掉了。”

“你还没结束，”我热情地叫道。

白罗拍拍我的膝头。

“好朋友说的——忠实的狗。而且你也有理由这样说。这些灰色脑细胞，它们仍然在运作——条理、规律——仍然存在。但是我一旦退了休，我的朋友，那我就是退休了！已经结束了！我可不是个一再地向世人告别的名演员。我慷慨大方地说：让年轻人有机会去发挥吧。他们可能干出什么可佩的事来。我怀疑，不过还是可能。无论如何内政部长这件无疑是件乏味的事，他们会办得够好的了。”

“可是，白罗，世人的称赞！”

“我，我是超乎世人称赞之上的。这内政部长，一个明理的人，他了解一旦能得到我的服务，一切都会成功。换作你呢？他运气不好。赫邱里·白罗已经办完了他最后一个案子。”

我看着他。在我内心里，我深深为他的固执感到遗憾。解决这信上所指示的案子，可以为他已经广布全球的声名更加增添光彩。然而我不得不佩服他毫不让步的态度。

突然，我想到了一个主意，我微笑起来。

“我不知道，”我说，“你是不是在害怕。”这招激将法当然足以令神明都动摇。

“不可能的，”他回答说，“任何人都不可能动摇赫邱里·白罗所下的决定。”

“不可能吗，白罗？”

“你说的对，朋友，不该用这种字眼。呃，我并没有说如果有一颗子弹击中我头上的墙壁，我也不会去调查！毕竟，

人总是人！”

我微笑着。一颗小鹅卵石刚刚击中我们一旁的阳台，白罗即兴的拿它来作类比令我心喜。他现在正俯身把那小鹅卵石捡起来，一边继续说下去。

“是的——人总是人。人可能是一条睡梦中的狗——和和善善的，但是睡梦中的狗可能醒过来。你们英文中有句谚语这么说的。”

“事实上，”我说，“如果你明天一早起来发现一把匕首插在你的枕头上——那么动手插在那里的人可就要当心了！”

他点点头，却有点心不在焉。

突然，令我感到惊讶的，他站了起来，走下通往花园的台阶几步。正当他如此动作时，一个女孩出现，匆匆忙忙朝我们这边走过来。

我刚有个她是个绝对漂亮的女孩的印象时，注意力就被白罗吸引了过去，他没看着前方，绊到了树根，重重跌了下去，这时他正好与那女孩并肩，她和我两人各在一边扶他站了起来。我的注意力自然是落在我的朋友身上，不过我知道我有个印象那是张黑发、淘气的脸，一对深蓝色的大眼睛。

“非常抱歉，”白罗支吾着说。“小姐，你真好。我非常抱歉——哎唷！——我的脚，相当痛。不，不，其实没什么——脚踝扭了，如此而已。过几分钟就好了。不过，如果你能帮我，海斯亭——你和这位小姐，要是她这么好心的话。我不好意思要求她。”

我和女孩各在一边很快就把白罗安顿在阳台的一张椅子上。然后我提议找个医生来，可是这一点我的朋友激烈反对。

“没什么，我告诉你。脚踝扭着了，如此而已。暂时痛一下，可是马上就过去了。”他作了个苦相。“过一会儿我就

会忘掉痛了。小姐，非常非常谢谢你。你真好。坐下来，我求你。”

女孩坐了下来。

“没什么，”她说。“不过我真希望你找人来看一下。”

“小姐，我向你保证，这没什么大不了！在你陪伴之下，我的痛已经消失了。”

女孩笑了起来。

“那就好。”

“来杯鸡尾酒怎么样？”我提议。“差不多是时候了。”

“呃——”她犹豫着，“非常谢谢。”

“马丁尼？”

“好——淡马丁尼。”

我离去。我叫好饮料回来，发现白罗和女孩正活跃地交谈着。

“想不到吧，海斯亭，”他说，“那边那幢房子——在岬上的那幢——我们一直这么羡慕的那幢，是这位小姐的。”

“真的？”我说，虽然我想不起来我曾经对那幢房子表示过任何羡慕之意。事实上，我几乎没注意过那幢房子。“看起来有点怪怪的，远离一切独自座落在那里。”

“它叫做‘古屋’，”女孩说。“我喜爱它——不过是个破破烂烂的老地方。都快垮下来了。”

“你是一个古老家族的最后一个吧，小姐？”

“噢！我们家并没有什么重要性。不过巴克里家族在这里已经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我哥哥三年前过世，因此我是我们家幸存的最后一个。”

“这叫人伤心。你单独住那儿吗，小姐？”

“噢！我常出外，当我在家时，通常都有一些欢欢乐乐

的人进进出出的。”

“这么现代。我，我正把你想象成是住在一幢黑漆漆的神秘大宅里，被家族的鬼祟纠缠着。”

“多么奇妙！你的想象力一定非常丰富。不，那里并没有鬼祟。或者如果有的话，也是一些好鬼。几天来我逃过了三次突然的死亡，因此我的生命一定是受到了魔力的守护。”

白罗警觉地坐直身子。

“逃过死亡？这听起来有意思，小姐。”

“噢！并不非常刺激。只是一些意外事件，你知道。”她猛然一偏头，一只黄蜂飞了过去。“这些该死的黄蜂。这附近一定有它们的巢。”

“蜜蜂和黄蜂——你不喜欢它们，小姐？你被叮过——是吗？”

“不——不过我讨厌它们直从脸上飞过去。”

“软帽里的蜂，”白罗说，“你们英文里有这么一个说法。”

这时，鸡尾酒送来了。我们都举起杯子，继续谈些空洞的话语。

“我真的该进饭店去喝鸡尾酒了，”巴克里小姐说。“我想他们一定正在奇怪我是怎么啦。”

白罗清清喉咙，放下杯子。

“啊！来杯浓浓的好巧克力，”他喃喃说道。“不过，在英格兰，他们做不来。可是，在英格兰，你们有一些令人非常愉快的习惯。年轻的女孩子们，她们的帽子脱脱戴戴的——这么可爱——这么轻松——”

女孩睁眼看他。

“你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该这样？”

“你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你年轻——这么年轻，小姐。可

是对我来说，自然的事似乎是头上戴顶高高僵直的帽子——这样——帽子上别着很多帽针——呀——呀——呀——呀。”

他猛烈地向空中戳了四下。

“可是那多么不舒服呀！”

“啊！我想也是，”白罗说。没有任何一个身受其苦的女士能比他说得更感慨。“当风吹起时，那才苦哩——让你得了偏头痛。”

巴克里小姐拉下她头上戴着的简单宽缘毡帽，丢在一旁。

“而如今我们是这样做，”她笑出声来。

“这样有道理，而且迷人，”白罗微一颌首说。

我感兴趣地看着她。她的一头黑发波浪起伏，让她显得有如小精灵一般。她整个人都给人一种小精灵的味道。那鲜活的小脸，紫罗兰一般的造形，那深蓝色的大眼睛，还有其他一些什么——一些令人难以忘怀、引人注意的什么。是不是暗示着肆无忌惮？眼睛下方有两圈黑晕。我们正坐着的是有点老旧的阳台。大部分人坐的主阳台是在转角处，山崖直落入海的一点上。

现在有一个男人正从那转角处出现，一个红脸的男人，走路来双拳半握、左右摇摆。他给人一种活泼轻快、无忧无虑的感觉——一个典型的水手。

“我想不出这女孩到哪里去了，”他正说着的这句话轻易地传到我们坐着的地方来。“尼可——尼可。”

巴克里小姐站起来。

“我就知道他们在不耐烦了。好小子——乔治——我在这里。”

“弗瑞迪急着想喝酒都快急疯了。过来吧，女孩。”

他直率地向白罗投注好奇的眼光，在他眼里，白罗一定

跟尼可的大部分朋友显得相当不同。

女孩挥手引介。

“这位是海军中校查人杰——呃——”

然而，令我感到惊讶的，白罗并没有如她所期待的自动报上名号，反而站了起来，非常礼貌地一鞠躬，同时喃喃说道，“英国海军的中校。我非常敬重英国的海军。”

这种话语并非英国人常用的。查人杰中校脸红起来，尼可·巴克里掌握情势。

“走吧，乔治。不要目瞪口呆。我们去找弗瑞迪和积姆吧。”

她对着白罗微微一笑。

“谢谢你的鸡尾酒。我希望你的脚踝会没事。”

她朝我一点头，挽起那水手的手臂，双双消失在转角处。

“原来那是小姐的朋友，”白罗若有所思地喃喃说道。“她那一大家快快乐乐的朋友之一。他怎么样？说出你的专家评断来给我听听，海斯亨。他是不是你所谓的好人——是吧？”

停顿了一下，同时试着判断白罗所谓的“好人”的意思，我犹豫地点点头。

“他似乎是不错——是的，”我说。“就这么匆忙一瞥来说。”

“我怀疑，”白罗说。

女孩忘了带走她的帽子。白罗俯身捡起来，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旋转着。

“他有没有爱上她？你认为呢，海斯亨？”

“我的好白罗！我怎么知道？来——把帽子给我。小姐会需要它。我送去还给她。”

白罗不理睬我的要求。他继续用手指慢慢旋转着那顶帽

子。

“再来一个。挺好玩的。”

“真是的，白罗！”

“不错，我的朋友，我是越老越孩子气了，可不是吗？”

这正是我的感想，而我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口来。白罗有点咯咯发笑，然后，他倾身向前，一手摸着鼻翼。

“但是，不——我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痴呆！我们会把帽子还给人家——当然啦——不过要晚一点才还。我们会送到古屋去还，如此一来我们就有机会再见见那迷人的尼可小姐。”

“白罗，”我说，“我相信你是坠入爱河了。”

“她是个漂亮的女孩子——是吧？”

“呃——你自己见过了。为什么要问我？”

“因为，天啊！我无法判断。对我来说，时下一切年轻的事物，都是美的。年轻——年轻……这是我这年龄的悲剧。可是你——我向你求助？当然，你的判断力也跟不上时代，在阿根廷住了那么久。你爱慕的是五年前的形象，不过不管怎么说，你总是比我现代。她是漂亮——是吧？她有两性吸引力吧？”

“一性就够了，白罗。我该说，答案是非常肯定的。为什么你对这位小姐这么感兴趣？”

“我感兴趣吗？”

“呃——看看你刚刚所说的。”

“你误解了，朋友。我可能对这位小姐感兴趣——不错——不过我对她的帽子更感兴趣。”

我睁大眼睛注视着他，然而他显得十分认真。

他向我点头。

“不错，海斯亭，就是这顶帽子。”他把它举向我。“你明白我感兴趣的理由吗？”

“这是顶好帽子，”我困惑地说。“不过相当普遍，许多女孩有这种帽子。”

“不像这一顶。”

我更仔细地看。

“明白了吧，海斯亭？”

“十足一顶鹿毡帽。样式好——”

“我并不是要你描述这顶帽子。显然你并没有看出来。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我可怜的海斯亭，你几乎从来就没有看出来过！每次都叫我感到惊奇！用心一点，我亲爱的老笨蛋——不必用到脑细胞——用眼睛就够了。注意看——注意看——”

终于我看出了他一直试着引起我注意的。帽子慢慢在他指头上旋转着，而他的那根指头正插在帽缘上的一个破洞内。当他知道我已经了解了他的意思时，他把指头抽出来，然后把帽子递向我。那是一个平整的小洞，相当圆，我想象不出这个小洞的目的何在，如果是有目的的话。

“你有没有注意到尼可小姐在那只蜂飞过去时畏缩的样子？软帽里的蜂——帽子上的洞。”

“可是一只蜂不可能弄出像那样一个洞来。”

“正是，海斯亭！多么敏锐的洞察力！是不可能。不过一颗子弹却能，好友！”

“子弹？”

“不错！像这样的子弹。”

他伸出手，掌心中有一颗小东西。

“一颗用过的子弹，朋友。是它在我们刚才谈话时击中阳台的。一颗发射过的子弹！”